王文簡公文集

王文簡公文集卷四

上虞　羅　振玉　校錄

與焦理堂先生書

引之頓首理堂先生執事日者奉手書示以說易諸條鑿破混沌掃除雲霧可謂精銳之兵矣一一推求皆至精至實要其法則比例二字盡之所謂比例者固不在它書而在本書也未知先生以爲何如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如說周禮邱封之度顚倒甚矣它人無此謬也來書言之足使株守漢學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經義述聞又增刻百七十條容俟覓便寄請教正布問動履書不盡意引之再拜

與王畹馨中丞書

前奉惠函欣悉動履勝常甲第安吉一如私祝爲慰春闈校
士拖媿珠遺乃蒙奬借逾常倍增忸怩漢書雜志尚未付梓
蒙來示詢及悚側奚如段大令說文注謂爾雅其跡速爲籀
文速之譌一證以廣雅疎字曹憲音匹跡一證以集韻跡字
下重疎字然匹跡之合聲爲僻非速之反切也說文玉篇廣
韻跡字下但有速無疎集韻恐不足爲據爾雅其跡速別異
名也若以爲籀文速則與跡同斷無其跡跡之理段說似未
安未知高明以爲奚若敦甫四兄讀禮南還遂使弟鮮切磋
之助爲之悵然弟碌碌步趨無足稱道所幸家公眠食如
常弟亦粗安差可告慰垂注敬泐數行布問起居

又

兩承芳訊下頒並快讀尊著及拜賜經韻樓集備稔興居安

吉箸作日增以慰以羡承示管子淮南諸條精核過人如立
優美服牛軺馬尤爲確不可易容當援引尊說載入雜志補
遺田成常之常非字有公羊傳常之母可證仰蒙指示始若
發蒙尤爲感佩地理志新莽郡縣之名校書者多在所略尊
箸釐正譌誤皆極精確爲學之密眞無一字放過矣段大令
說文注力辨靈字之誤始則刪之繼則改其篆而移其次又
欲並爾雅而改之其所據者曹憲音而已竊謂爾雅說文皆
不誤而廣雅則誤廣雅原文本不誤而曹憲所據之本則誤
據誤本而爲之音是以與爾雅說文不合也大令當據爾雅
說文以正廣雅傳寫之誤不當據廣雅傳寫之誤以改爾雅
說文謹錄呈鄙說一條檮昧之見未知是否敬祈大兄從實
指示以袪煩惑地官迹人有禁麛卵之文言麛而麑在其中

國語所謂獸長麛麇也似舉鹿子以該其餘而非專謂鹿子故鄭注兼麋子言之云麛麋鹿子也王制之不麛不卵亦當然迹人又言凡田獵者受令焉所獵之獸非獨鹿而已鄭注敍官同迹之言迹知禽獸處則凡禽獸皆迹之也左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則麋亦在所迹不唯鹿也似非鹿迹稱迹之碻據至管子毋傳速字義難曉已不可攷矣尊說云廣雅釋巨昆細也北堂書鈔引作細土與說文旹商小塊之義正合案廣雅既采說文便當依原文作小塊未必改爲細土且此篇爲釋巨故解𡐦字名義若是旹商細土則當入釋地矣書鈔引入𡐦部則𡐦字不誤惟細土二字難曉書鈔誤誤甚多此條又祗一引無可參校土字恐因上下文積土土山之文而衍也或曰細當爲紐阜紐也者阜之爲言紐也阜

紐聲相近以紐釋皐猶以端釋原以產釋山說其命名之義也然書傳無徵亦未敢遽信闕之何如仍希裁酌尊箸之禮糾鄭注違失足破株守之習有功後學正鉅蒙載　家公之說感荷何如所以行之者一也鄭注不變二字或即解一字東漢時傳寫蓋已衍此字矣尊說是也弟奔走之餘偶涉書傳殊乏專心致志較之禮堂寫定學博思精常自抱不殖將落之懼尚望時錫箴規警其頹惰是所深幸弟公私一切如常　家公眠食平善差可藉慰勤惓敬泐數行敬申謝悃並問動履

又

憶昨于役臨安辱承芳訊勤拳幷荷多珍寵賚立即修函布謝想已達左右矣舟中拜讀大箸管子說名字雜記援據古

訓以釋疑義思力精銳四通八達信所謂實事求是者也敬服之至雕琢朶一條（見部）與尊說不謀而合竊自喜其說之不孤抱蜀不言朱東光以蜀爲器字之譌似爲得之蓋器之篆作𡀔上兩口字相連而譌爲四下兩口字在右者脫落在左者譌而爲虫犬字又譌爲勹則成蜀矣正文是器字故解云所謂器者祠器也若是蜀字不得訓爲祠器矣蓮與蘪蕪蘪蕪椒連（見部）蓮與連皆蘭字之假借猶淸且瀾猗之瀾通作漣也椒連卽椒蘭荀子禮論篇椒蘭芬苾是也似可逕讀爲蘭雙武之皮注作雙虎之皮（見部）正文當作虎注文避諱當作武寫者上下顚倒耳下文市虎豹之皮卽承此言之則正文之作虎可知未知是否仍希教正（弟）別後於九月下旬舟抵廣陵祭埽畢後於十月十一日由王家營遵陸遄行至仲冬朔

日復　命塗中一切無恙　家嚴眠食如常差堪告慰遠注

謹此布候動履

與夏遂園書

引之頓首相距數十里不獲趨侍左右企望德輝無日忘之昨自外歸得奉手書并拜讀大箸原聲一册遡派昆侖匯流渤澥實前人所未發也引之弱冠以後讀顧江段三先生書折衷於家父毛詩九經音而窺古韻之都凡其分別部居而彼此互通者閒嘗一一記之覺其變動不居又復方以類聚降而後世之音屢易矣而由此逹彼亦有順而播者今讀大箸統會羣音歸之一貫其諸易簡而得天下之理乎自是以推則今韻之異於古者不得概從鄙棄古韻之異部而爲韻者亦不至駭且怪矣引之於歌曲之趣未之尋討直據生平

檮昧之見以揆碩儒之說十分而得其一二固未能盡識也暇時謹當承命譔序以志佩服之誠先此復問起居不備

致宋小城書

王引之頓首小城大兄大人執事夏閒在南陽試院接奉手書藉悉近履安好爲慰六月下旬回汴又讀諧聲補逸凡所發明咸與二十一部相合而能觀其會通洵爲叔重之功臣六書之羽翼也拜服拜服兩日後便覔妥人寄柬請家嚴細閱承屬序大箸涯略當謹附跋語於卷末耳王引之再拜

與陳碩甫書

碩甫先生執事前日拜讀大箸援證詳審有功經學非憑虛決斷者可比惟有欲獻疑者莊子五石之瓠以爲大尊而浮乎江湖似卽國語所謂苦匏共濟者神農本艸有苦瓠卽苦

匏也故邶風毛傳云匏謂之瓠匏與瓠或亦無大分別又生民實穜實褎今本毛傳穜雜種也與箋不雜意相背似當以孔疏作雜種為長未知是否仍希指示

又

碩甫大兄先生執事前後三奉手書以俗事紛乘未及裁復家君重宴鹿鳴辱承殷惓致賀感謝靡涯前稔大兄先生讀書杭州山寺此時已還歸不遙惟萱堂康健動履清穌不卜可想承寄示毛詩傳義五則具見討論精宲詢及芻蕘可勝欽佩尊說毛傳塞瘞也瘞當為實養取也引月令羣鳥養羞為證皆確不可易至王事敦我敦厚也於經意尚未允協故鄭易之云敦猶投擿也箋是而傳非似不必曲為之諱尊說又言三家詩多用本字疑以己意讀經不必盡是師傳本子

不同如司馬遷以訓詁字代經之比案三家詩訓詁字皆在
注中如是艾是濩韓詩艾作刈云取也實命不猶韓詩寔作
實云有也之屬是也未嘗取以代經其正文字異仍是師傳
本子可知故其字雖異而聲則同非若司馬遷以訓詁字代
經義同而聲異也未知是否仍希裁酌弟昕夕奔馳諸無善
狀幸公私順適家君眠食無恙可以告慰經義述聞補綴尚
未完竣未及付梓故不獲寄呈漢書雜志現在校刻約明年
夏間可畢耳耑此覆謝並候素履附呈家嚴紀　恩詩敬求
雅教餘情縷縷不盡欲言

又

碩甫先生執事去冬接誦手書旋卽裁復並以家刻逸周書
雜志二册寄呈左右又有拙著經傳釋詞一部轉送江琴濤

先生令孫由寳三元緞局寄上今讀二月手書乃知未達經席不知此時已寄到否承示大箸數則家君已細讀一過所極佩服者每有雖也有衍字不適不蹟也不徹不道也上也衍字二條冬間於爾雅述聞內據引尊說矣其江漢浮浮一條與鄙見不謀而同讀畢不覺狂喜頗自幸其說之不孤也其餘諸條皆確唯敝笱九罭傳大魚之訓鄙見以爲傳箋異義箋以爲小魚傳則以爲大魚敝笱傳鰥大魚似當作魴鰥大魚魴鱮大魚似當作鱮大魚自應各仍其舊段茂堂先生欲去大字則是改傳以從箋矣其說似不可從祈高明酌之拙箸經義述聞付梓未竟茲以毛詩三册寄呈大教疎舛之處從實指摘俾得犢昧一開幸甚幸甚宋本荀子既與謝校無大異同則可不待宋本徑行刊刻矣但黃蕘圃先生家內如肯將來本借弟倣照刊刻尚望先生為弟

謀之蓋宋本佳處謝氏取之不盡也先生或寄交高郵舍弟
敬之宅內令其照宋本謄寫寄都寫畢仍將原本奉還可免
浮沈之患二小兒彥和回南起復如赴蘇州請咨亦可交渠
攜帶回郵也統希清心代爲籌畫是幸率泐數行布問動履
諸希鑒督不盡欲言

又

引之頓首碩甫先生執事接奉賜函並淮南天文訓一册極
費清神手校感佩靡涯入冬以來遙維先生動履安善一慰
遠懷濕故知新箸作日盛羨何如之弟碌碌終朝諸無善狀
差幸老親眠食如常賤體亦叨𢘤適差堪告慰勤惓拙箸述
聞後二卷現在寫樣本未畢容俟刻竟寄呈大教茲先呈上
太歲攷下卷新改之弟八葉九葉及辨荀子注舉者崔寔及

采菽傳平平辯治也二條未知是否統希教正率泐數行布
申謝悃並候箸安臨穎不勝馳遡
拙箸太歲攷十二篇賴有寄示之宋本淮南子又加一證感
荷奚如
荀子君子篇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楊注曰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崒者崔嵬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言易位也引之案崒當作卒今作崒者後人所改
注內崒者崔嵬四字亦後人所增非楊注所引毛傳本文也
詩正義曰徐邈以卒子恤反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
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說案崒者崔嵬卽爾
雅釋山之崒者厜㕒也而云鄭依爾雅爲說則毛不依爾雅
訓卒爲崔嵬可知其證一也詩釋文卒舊子恤反徐子綏反

鄭云崔嵬也案釋文曰鄭云崔嵬也而不以爲毛說則卒者崔嵬爲鄭箋之文而非毛傳其證二也漢書劉向傳亦引此詩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顏注曰沸涌出也騰乘也卒盡也今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盡崩壞案顏訓卒爲盡與徐邈同蓋毛不以卒爲崔嵬故仙民師古皆以盡字釋之知卒爲盡者節南山傳卒盡也此傳敓上而省若毛傳已訓崔嵬則與鄭同述毛詩者當以卒爲崔嵬不得訓爲盡矣其證三也漸漸之石篇維其卒矣箋云卒者崔嵬也彼卒者崔嵬四字亦鄭箋非毛傳其證四也據徐顏孔陸四家之說則毛傳本無卒者崔嵬之文不應楊倞所見本獨有此四字其爲後人羼入無疑

小雅采菽傳平平辯治也引之案辯亦治也說文辯治也昭元年左傳注荀子王霸篇注竝云辨治也辯與治同義故以

辯治連文荀子君道篇善班治人者也韓詩外傳五班治作辯治成相篇亦云辯治上下貴賤有等辯治猶治辯也可謂之治辯亦可謂之辯治似非誤倒

又

碩甫大兄先生經席連奉手書二函及手校荀子全部感頌不可言喻蕘圃先生所記異同得大兄先生細錄一過行款字句悉依原本洵可照此重刊汪宅所藏宋本原書如尚未借鈔或已借而未鈔則以中止爲妙若業已鈔寫則不能中止只可託黃君倩人鈔完矣統望大兄代爲斟酌是幸尊校荀子案語確爲精寀與家君不謀而合者頗多所謂德不孤也佩服之至老伯母大人貴恙定已勿藥有喜氣體康彊如舊爲祝爲慰拙刻經義述聞三傳甫畢尚有爾雅述聞及春

秋名字解詁太歲攷述聞統論刻刷未竟茲先將已刻之二十卷託令姪寄呈左右務希從實指摘俾茅塞頓袪幸甚幸甚率泐數行布達謝悃並候箸安諸惟證照

又

前月有一札由貴莊寄呈想已達左右矣茲連接手書二通並收到宋本管子鈔本與尊校各條極荷淸心讎校得免譌舛感頌不可言宣尊校各條容度歲後子細領會也比維先生素履安穌定慰馳企弟碌碌步趨諸無足述差幸老親眠食康强賤軀亦叨頑健堪以告慰荀子雜志已刻完兩卷大約明年夏秋閒方可畢拙刻經義述聞通說已刻一卷弟二卷須俟正二月方可蕆事容再寄求大教也耑此復謝伏維珍重

又

適奉手書藉悉碩甫大兄先生動履綏嘉箸作日富欣慰奚如段茂堂先生詩經小學攷訂精審而所引它人之說間有不足存者如王中丞汝璧之解日居月諸穿鑿支離而乃見採擇似擇焉而不精矣想尊箸內必不守此曲說也金誠齋考訂三禮頗爲精核廣省所刊經解未知已收入否家君有荀子雜志八卷付梓已畢得錢太參校先生之力也尊說已載書中討論精確足補楊評事之闕漏茲謹寄呈雅教汪君所鈔淮南子如送到尊齋仍望清神代爲讐校是荷耑此復請箸安欲言不盡

又

日前修函布候並以荀子雜志八卷呈覽未知已達左右否

茲於仲秋兩奉手教並奉到宋本淮南子儀禮管見歡躍無
比淮南子極承詳細校讐感何如之宋本管子異同家君曾
見山東畢孝廉校本昨檢先生所錄寄宋本則有畢校本所
遺漏者益以服尊校之詳備也大箸毛詩攷證不日成編即
當付梓以示來學弟遠道不及相助謹以前此所存餘款聊
佐剞劂之費敬祈哂存萬勿見卻是幸汪閬原兄善本書不
知以何者爲最容當勸其付梓以廣流傳也弟夏秋間數病
藥餌頻仍幸不至大困現有校刻康熙字典之役錯誤太多
不可勝改只能去其太甚者耳約於冬間可以蕆事此後如
有餘暇尚欲爲尙書集解左傳集說二書但不知精神何如
耳尙希指示津梁俾得知所從入儀禮管見及致胡主政書
已送交管見學力深而用心細實不可少之書便中仍望見

賜一部爲禱耑此復謝並問箸安不一

又

碩甫先生執事前月奉到復書並於二月間晤胡竹邨主政藉悉先生尊候安吉箸作日增慰慰羨羨大箸毛詩攷正諒已成編未知何日付梓先君讀書雜志全編及餘編於前歲冬杪刻竟先君幸尚親見其成常欲寄呈左右而苦無諦便恐致浮沈而止行狀五本遵遞呈上仰荷表章之意諄然感感弟此時因爲先君卜地暫寓揚州舊城覲光菴相隔不甚遠尚未踵門叩謝歉仄奚如率泐數行布問動履

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金匱孫文靖公神道碑銘

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金匱孫公既卒之明年其孤慧惇慧翼以狀來謁曰先大人葬有期幸有窆石閣最錄平生行事俾

車過者知式狀繁不可次也願書其大者予與公乾隆六十年同舉鄉試知公最久樂爲刪舉大要以付樂石乃言曰公官終閩浙總督自起家翰林前後七官不出閩中閒一爲皖撫督不淹時復移閩天生公才殆爲閩也當閩事盤錯交會千緒萬隙小而榷鹺儲糧浚陂贍災大而治樓船詰海寇文脊武亘無所不有閩之全局不後不先待公以清以平以底無事故曰公之才爲閩而生閩自雍正閒聽漁海者鬻鹽量肩而食計擔而征名曰水販乾隆七年舉販者爲商自其始貲弱近益匱公諳其原熟其地勢紓其課清其界三年官私交便臺灣地氣厚歲再熟國家用兵力得之今欲享其報莫如食其粟公前後兩弛船禁畿輔飢召商運米如天津浙飢召商運米如乍浦船行袵席商贏民飽海表有秋中國衎衎

噶瑪蘭香臺分也生番處之百貨不通其咽喉道曰加禮遠曰烏石不爲官津棄二港矣港棄于官莫誰何則民渡者衆矣棄港則廳官仰餽廳兵仰糴港籍于民舟販衆利盡在民皆不便公剔二港俾達名於輿圖粳糯流行吏抳而議臺如援噶瑪蘭如關道光六年五月臺灣民李通與粵民黃文潤械鬥事起彰化嘉義皆警公檄提督許松年往而駐廈門援之提督集閩粵民勸龢公以爲失體六月公自渡臺陸擊之水逕之擊其南杜其北衆蹙而潰乃使閩人縛閩人粵人縛粵人以獻二械匪之殷也番割附之番割者內不逞之人老于番而能左右番者也其魁曰黃斗乃黃武二負山阻溪公分三旅擣之兩師涉溪溪漲山滑如錫師重足猱登卒禽二黃南自彰嘉北至于淡水悉平十一月公以舟師歸福州莆

田東莞承永春仙遊海化三州縣之水以趨大海宋世侯官
李宏截巨流而瀦之又分其流使南北背馳溉民田四十萬
所謂木蘭陂者是也陂之興既留水之出陂外有隄以禦潮
之入隄畔釃衆溝以蓄入者宣出者隄之長千一百丈溝之
目一百七十有八爲陡門涵洞焉隄缺溝窒潮有之上田爲
斥鹵公憂之會其年颶風海嘯隄盡壞公因敗爲功頒杭州
海塘式法以示莆之人出俸縉倡其衆逾年而完粒及百世
莆田立祠祠公公百廢具脩尤鋭意水利木蘭陂最鉅矣他
若福州之小西湖興化之小西湖延壽陂皆久不治次弟濬
治閩後時公簡軍實謂箄器恃火器火器恃礮礮以胡忠憲
籌海圖編中所列過山烏者最善　國朝百戰百勝用此居
多閩營末之聞也奏造此礮三百四十一門報可閩于東南

行省最大凡隸掌故百年不問後難問矣公考省志自郝玉麟監修箸錄七閣于今百年官之駐劄有易者水道異險要異海戍有徙者總墜闕勒新志有最有目爛若繁露公始終于閩十九年古者司勳詔王大烝其差曰勳曰功曰庸曰勞曰力曰多若孫公可謂力矣可謂勞矣按狀公姓孫氏諱爾準字平叔貫江南常州府金匱縣考諱永清官至廣西巡撫妣顧氏公乾隆六十年舉人嘉慶十年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福建汀州府知府鹽法巡道汀漳龍巡道按察使布政使安徽巡撫福建巡撫閩浙總督賞帶花翎加太子少保贈太子太師予謚文靖公生乾隆某年卒道光十二年年六十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山之賜塋子二慧惇慧翼銘

曰

頫乎其昂豐乎其藏胡淳乎其慤羯而熠乎其謚亡有臣如此載筆之光

詹事府少詹事錢先生神道碑銘

儒者言義理言治法必溯源於經史而經史之傳遠者幾千年多者數百帙寫刻之譌謬箋解之紛錯老師宿儒終其身不能窮一藝況乃囊括衆典網羅百家稽乎同異鉤乎幽隱確著其是非得失筆之於書以餉後人其功在儒林曷有涯涘我　朝有大儒曰嘉定錢先生過目成誦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精研經訓尤篤好史籍通六書九數天文地理氏族金石熟於歷代典章制度政治臧否人物邪正著書三十五種合三百餘卷嗚呼古之治經與史者每博求之方言地志律象度數證之諸子傳記以發其旨自講章時藝盛行茲

學不傳久矣　國初諸儒起而振之若崑山顧氏宣城梅氏太原閻氏婺源江氏元和惠氏其學皆實事求是先生生於其後而集其成當爲諸生肄業書院時即能會音韻之微既入館閣與諸名流講習測算曲盡中西二家蘊奧同人多謝弗如嘗與修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於累朝官名人名地名瞭如指掌遼金蒙古國語世系人所難曉者罔不洞悉在胸性好金石凡有關史事者不憚蒐討爲證佐所著廿二史攷異一百卷正傳聞之誤訂字句之舛於遼金元史梳櫛益詳是書出而二千餘年之史可讀也又著三史拾遺諸史拾遺廣攷異之所未及著三統術衍傳歆固之絕學著四史朔閏攷明後代推步之失著元史氏族表藝文志補洪武制作之疏漏他如南北史雋通鑑注辨正唐學士五代

學士宋中興學士年表洪文惠洪文敏陸放翁王伯厚王弇洲年譜疑年錄恒言錄皆本讀史之餘薈聚而成先生於儒術無弗習無弗精而專而致之於史故其發明史學自宋以來莫與爲比著經典文字攷異唐石經攷異聲類大指謂經訓不明由小學不講故多於形聲求義理著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金石文字目錄金石待訪錄搜羅廣而鑒別精至其文集養新錄貫串經史本末隨舉一義持論出以和平攷覈皆歸要典則先生數十年讀書心得萃於是也先生初以詞章顯有詩集傳世乾隆十六年 召試 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十九年會試中式 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二年授編修尋以兩次 大考高等擢官至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二年乞假歸三十七年補侍讀學士 上

書房行走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先後充鄉試主考官者
四會試同考官者二三十九年提督廣東學政明年丁父憂
服闋丁母憂遂不出先生淡於宦情抱道自足方歸田時年
四十餘　天子知其碩學嚮用維殷而先生引疾不起大肆
其力於著述里居三十年歷主鍾山婁東蘇州紫陽講席東
南俊偉博學之士咸願受業門下弟子積二千人噫此可以
觀先生之行誼矣先生諱大昕字曉徵號竹汀先世由常熟
遷嘉定曾祖岐祖王炯父桂發並邑諸生以先生貴　贈祖
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父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祖妣朱
氏　贈宜人妣沈氏　封太恭人配王恭人即同邑光祿西
莊公之妹也先卒子二東壁附監生東塾廩貢生孫三師愼
監生師康拔貢生任祁門縣教諭師光業儒曾孫四人先生

以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年七十有七嘉慶十二年奉
旨祀鄉賢祠先生之卒與王恭人合葬嘉定城西外岡鎮火
字原青浦侍郎蘭泉公嘗誌其墓今某復以隧道之文來屬
某素慕先生乾隆五十五年先生入都祝　嘏嘗以所業請
蒙許可又讀先生書粗知梗概不敢辭謹撰次其學之大有
裨儒術者使揭諸石而系以銘曰

子雲言儒通天地人入乎無間周乎而垠洪纖巨細方策具
陳弗究弗宣以即於湮先生好古殫見洽聞下窮九流上探
三墳游圖書府味道義根發爲著作磅礴昆侖壯年獻賦名
動詞垣　皇猷黼黻拭目經綸乃賦歸來高臥江濱授徒講
學師表羣倫言容藹藹德性恂恂吁嗟長徂垂二十春幽瑩
數尺不朽者存鍊川之水其流沄沄厥澤衍溢庇於後昆千

秋宗仰式此臺門

皇清誥贈通議大夫福建按察使蕭山縣學生綸宣王公神

道碑

吾自庚戌之歲侍養先大夫於京邸適晩馨中丞以選拔應

朝考因得奉教焉下帷之餘時相過從竊歎中丞學識之

淹通聞見之淵博爲今世所稀及中丞成進士爲縣令惠政

循聲徹於海內得仰膺　簡畀開府七閩又未嘗不歎其經

濟之隆足以繼前賢而昭來許及中丞以其父贈公綸宣先

生墓志及嚴太淑人行述見示乃知中丞之學古治官皆出

於先人之彝訓也贈公佐人治獄洛陽嫠婦夜爲其鄰由四

羣所殺攫賣布錢六百餘去公令偵焉見四羣之妻屢窺垣

索其牀獲錢如數因抵四羣罪上蔡民張四婦投繯死已成

讞矣公在汝寧閱其牘謂知府曰婦腹刃創洞膜非自戕也詰之得先受夫刃而後就縊狀論如律有傭竊主藏銀百兩法應流公曰銀藏內室傭何由知鞫之則造謀者婢傭未減人稱明恕佐治洛陽時有吏入白事良久出袖中金若干請狀公厲色叱之去其守正如是所主傾心倚之多遷擢去他守令益重公交致幣聘贈公自奉約束脩之饋盡以奉親親歿後寄家不過五六十金其餘分散故舊之貧者與人書皆手自爲有故使人必題紙尾曰屬有公事令某代非敢慢也其誠又如是贈公元配蔡太淑人婉娩淑慎聞於鄉黨繼配嚴太淑人勤儉持家尤明大體贈公出遊嚴太淑人承顏怡志比歿盡粥嫁時衣飾營辦凡附身附棺之物自裁製織紝組紃不問寒暑節所入買書朂子讀既爲養服食樸素如平

常嘗戒子勿妄費寒儉之家無凍餒足矣一旦告貸開口甚難省一錢即留一分廉恥又嘗戒子曰昔吾隨汝父洛陽汝父佐人治一獄可重可輕疑而未決吾曰婦人不識例以理論之當重則重如疑似宜從輕勿枉殺人爲子孫留一盌飯汝父以爲然毋作孽貽我憂也然則中丞之學古治官皆贈公及太淑人之垂範有以啓之宜乎仰副 國恩俯酬民望而勛業煥然也公於嘉慶十四年以子官 誥贈通議大夫福建按察使公之配贈淑人歲在甲午中丞以神道碑文請予曰潛德之光是不可以不志乃不揣固陋而揚搉之云道光十四年八月既望高郵王引之譔

協辦大學士鄒公墓誌銘

公諱炳泰字仲文號曉屏無錫人始祖思道唐杭州刺史居

錢唐至高祖佳輔始自錢唐遷無錫曾祖鴻逵以文學起家授州同知鄉飲大賓祖捷歲貢生父夢臯字雨洲乾隆庚辰進士官戶科掌印給事中自曾祖以下以公貴　誥贈俱如公官公昆弟三人孟崗附監生季錫華太學生公居仲生而岐嶷束修自飭不爲空談性命之學嘗侍雨洲公讀史至晉武帝以清慎勤戒臣下雨洲公問三者何事爲本公曰其清乎清則本源澂澈嗜欲愛憎無所牽蔽然後愼以防其漸勤以要其成周官六事以廉爲本其是之謂乎雨洲公韙之公爲文直書所見議論似陸忠宣公詩則自抒心得不倚傍前人乾隆廿六年補附學生卅六年辛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　四庫館　三通館纂修
文淵閣校理博物洽聞爲朋輩所推服卌六年擢國子監

司業我　朝沿明舊制國子監未建辟雍公援古禮奏請創
設得　旨允行遂舉行　臨雍釋奠禮士子圜橋觀聽千載
一時實自公發之五十二年擢祭酒明年充浙江鄉試主考
官公於國子監試事嚴絕陋規諸生無敢饋遺者久之　上
聞由是倚任益篤尋轉詹事府少詹事兼祭酒奉　命視學
山東先是郡縣試首解童生學使恒優容之公持心如水以
文藝爲權衡自是無濫厠學校者山東舊有贫生銀數千兩
歲久不復給發公瞿然曰是天子培養人材施及寒畯也申
諸令甲毋敢侵漁五十五年還正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六十年充順天鄉試副主考尋
視學江西公屢掌文衡清操益凜先是新城有隸人子濫列
學黌諸生合詞攻之學使以諸生爲健訟斥革四人公至具

奏開復而斥隸人子士皆悅服嘉慶二年授禮部右侍郎尋
調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嚴清侵蝕勒索諸弊僚吏肅然時
同官有欲變賦法以裕　國用者具稿邀公會奏公以爲是
與加賦之弊異名同實　聖朝不宜出此力持不可十年擢
都察院左都御史充　殿試讀卷官復充　朝考閱卷官尋
調兵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充　經筵講官十一年管
理順天府府尹事時以水旱不登發帑振廩歲費數十萬牧
令有侵蝕公帑者公即嚴奏無所隱十二年　賜紫禁城騎
馬明年調吏部尚書充會試正總裁又明年有　詔褒公廉
介特加太子少保銜充　殿試讀卷官時吏部銓法吏胥高
下其手公引例奏明更正之公餘樋戶請託無所受銓政由
是釐平十六年協辦大學士充　殿試讀卷官復充　朝考

讀卷官十八年充順天鄉試正主考九月邪教林清滋事公以尹畿輔日久不能先事覷袪弭於未覺　聖恩不加重譴僅　命降補中允贊善亦以公亮節素著故也公因痰喘氣急乞休致仕十九年春歸里家居謝客大吏罕識其面構屋數楹奉安　御書扁額及　恩賜書籍珍物以志異數公屢會審諸大案精覈律例吏不敢欺矣愼矣公所平反者甚衆歷主鄉會試所得皆一時名士而李公毓昌強公克捷捐軀殉節忠義昭垂其最著者也嘗勗子弟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爲力學根本道學之弊無異晉人淸談顧力行何如耳又嘗服膺邵文莊公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之語蓋其爲學之樸誠如是所著午風堂詩集文集外集及叢談行於世公生於乾隆六年十月三十日午時卒於嘉慶廿五年正

月十一日辰時享年八十葬無錫龍山祔配楊夫人子四長光駿㮶生鳳陽府同知先公卒次光驥太學生次光昪早殤次光駪女一適江西候補按察司知事嵇文昕孫二長以誠附學生次以敬女孫三曾孫二希達希遠銘曰

於惟我公貞皦藐倫飲冰茹蘖古鏡照神麟時淸要骨鯁道尊庶績艾康禮樂爲新 帝用嘉之俾贊綸綍執玉輔弼夙夜𩨢勤如何不淑白晝降氛引咎自責畢景横門身汝聲罄千載作珍緜之日月與金石存

誥封通議大夫晉通奉大夫吳君暨梁夫人墓誌銘

君諱濟運字崇階號和衷系出廣東新會縣棠美鄉吳氏十一傳至贈文林郎諱化龍當明崇禎時始居南海縣佛山鎮遂世爲南海縣人曾祖諱球縣學生候選州同封儒林郎祖

諱維翰縣廩貢生候選州同贈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父諱恒孚貢生議敘通判贈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母黃氏生母易氏皆贈夫人君天性純篤自其少時卽以勤儉爲父所鍾愛兄弟八人君次七同居子姓蕃衍君一以友恭處之庭無間言嘗極力營建祠宇以奉先祀而於居宅之湫隘則以爲先人所遺不忍驟更居恒慎交游寡酬應布衣蔬食泰然自得於養親課子外絕無營求其爲文根極理要不屑屑苟合時態以故困躓諸生中其訓子弟必曰植品勵學毋急功名圖倖進君家嗣榮光應童子試縣令某有欲羅致門下予以首選者君峻拒之謂榮光曰得失有命士人進身之始卽以干請他日何不可爲是歲院試榮光雖未售而其後卒成進士入翰林文衡臺掌君之教也君樂於恬退嘗以貢授職教

諭而未仕榮光出為觀察不數年洊歷方伯護撫篆一任浙省三任閩中皆於粵東水陸程途最便數數欲為安輿之奉而君終未肯就惟於郵筒中切切勉以勤職業忠君事無念身家至於通家世好之為達官因公過粵造訪其廬者率固謝弗見嘗顏所居曰澹和著有澹和堂制義二卷詩鈔二卷生于乾隆辛未年十二月初四日卒于道光戊子年五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八廩貢生　敕授修職郎即用教諭以覃恩初封中憲大夫陝西陝安道再封通議大夫浙江按察使晉贈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娶梁氏順德縣進士諱翰女能執婦道克贊家事為女相攸卻邑豪某婿具後豪以不義斃人服其明哲生于乾隆辛未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于乾隆壬子年八月十七日年四十二初贈孺人累贈夫人子十

人長榮光嘉慶戊午舉人己未進士現官福建布政使次錫
光先君卒次彌光附貢生候選詹事府主簿梁夫人出次恩
光先君卒次綬光候選從九品次垂光燦光次純光幼殤側
室鄧氏出次松光盈光側室伍氏出女十八人長適本邑陳
傚麟次殤三適本邑梁瀛士四適順德縣候選都司何星煥
五適順德縣監生黎敬書六適本邑候選千總郭良七適本
邑候選布政使理問陳啓元八適本邑監生舒成章九適本
邑區茂鈞十適鶴山縣任煥亨十一適本邑監生何裕明十
二殤十三適新興縣監生簡彬泰十四適鶴山縣候選詹事
府主簿張懋脩十五適本邑伍維章十六適順德縣監生馬
耀北十七十八俱幼未字孫五人長尚忠江蘇候補通判次
尚志工部屯田司主事榮光生次尚德尚懋尚慈彌光生曾

孫一人福源君之子將以六月十一日合葬君與梁夫人于
白雲山龍公塘君家嗣輿引之爲同年進士以狀來請銘引
之謹案狀詮次如右竊謂君生長豐厚之餘遭遇顯揚之盛
子孫彬彬玉立戩佩相繼方榮光任黔藩時乞假歸省奉觴
介壽一門之內怡怡愉愉及假滿入　覲荷蒙　天語垂問
至再至三可謂備極寵榮而君顧無幾微華膴之念存於中
惟恐其子弗盡厥職每遇拜　恩遷擢則勗勵有加是以哲
孠稟承考訓朝夕敬事所至民懷吏畏嘖嘖有聲嗚呼此眞
足以爲世之式穀者風矣乃不辭而系以銘曰
澹泊明志和氣致祥君力此二者故道積厥躬而家益昌篤
生賢配相君子年雖未永婦德彰穀詒于後永無極千秋百
世視此藏

贈中憲大夫趙公暨賈孫二恭人墓誌銘

趙公既歿之八年其繼室孫恭人卒明年其子吏部郎中盛奎將扶柩合葬來乞余銘案狀公姓趙氏諱德俶字復初別字善亭先世居山右之洪洞明初徙居直隸永年旋遷深州四世祖諱秉謙五葉共宅　朝廷旌其門遂爲州望族祖諱克中字彥和官房山縣教諭父諱廷玠字介玉官四川重慶府經歷貤　贈中憲大夫吏部郎中公隨任重慶乾隆辛巳介玉公卒於官奉母張太恭人回籍公年甫十五一切部署如成人嗣以家中落爲祿養計遂入貲爲縣尉乙未揀發甘肅委署涼州府經歷補靈夏尉以母艱去官丙辰服闋補改陝西安定尉旋升黃官嶺巡檢調署雒南尉庚申復署靜邊縣巡檢明年以疾乞歸靈夏故河套地四渠析流民賴灌溉

公涖任後每春仲駐工夏初旋署爲籌其次弟挹注之法歷二十餘年如一日癸丑夏河暴漲漢延渠滾水壩圮正牐斷流緣渠稻禾就槁觀察富公令公董其事鳩工集料三晝夜合龍渠流通暢灌溉無缺寧夏人至今稱公德不衰關中教匪滋擾公奉調赴軍營過留壩其地四圍皆山賊突至人懷思心公曉以大義督率軍勇防禦賊衆遠遁行旅弗驚南山逋賊出沒無定商雒一路多被蹂躪中丞令公署雒南尉委以相機禦賊遂與邑令團練兵勇演習排鎗凡數十晝夜賊不敢逼雒城得安其保障如此平居嘗謂一生閱歷世故惟退一步想四字能堅志長識又嘗教其子盛奎曰居官以節儉爲本供職以謹慎爲要聞者韙之夫以公之賢沈沒下僚似未得大展其用者然吾謂一命之士苟盡心於民生國計

其功即與將相等蓋所用有大小而所以用之者一也如趙
公者未可以祿位限之已公卒於嘉慶十九年三月十九日
享年六十有九以子貴贈如其官配賈恭人正定府教授諱
鳳吟公女繼配孫太恭人國學生貤　贈中憲大夫諱珠公
女皆撙節持家克勤婦職孫太恭人相夫教子尤卓卓可稱
道光三年合葬於深州柳家莊之西北原禮也子二長盛奎
嘉慶辛酉年拔貢生今官吏部郎中軍機處行走次盛舉早
卒皆孫太恭人出女四賈恭人出者二孫太恭人出者二孫
三家廉家熙家熹孫女五余於公爲姻黨知公深故旣志其
大略重爲之銘銘曰
其官則卑其人則有爲也其階則崇其心則彌沖也生有妻
以爲輔而家事治也死有子以繩武而後嗣熾也惟實之豐

惟報之隆藏之幽室壽考令終

臧禮堂小傳

臧禮堂字和貴常州武進人也其高祖琳篤學善著書以經義雜記傳於世兄庸爲漢學討論精悍所著拜經日記當世通儒稱道之不衰家居誦讀則與禮堂相敬如師禮堂性篤厚以孝聞持父喪毀瘠骨立三年不入於寢門毋嘗滯病禮堂延醫治罔瘳憂不知所爲則割臂肉以療既又禱於神求促己算以畀親兄弟親戚聞而悲之浙江阮撫軍延禮堂兄弟校經籍纂詁時禮堂服喪未畢則愀然曰吉服而往余弗忍也請施墨於冠可乎撫軍嘉其志而許焉其不與俗浮沈如是又甚好學治小徐說文通其說撰古今孝子傳數百卷未竟其志而卒卒時年裁三十云王引之曰自古獨行之士

烝烝孝弟實有不可解於心者焉方和貴之割肉療親求以身代夫豈不知死生天命不可以人力與哉愛深而憂迫事之成否其忘之矣孔子曰甯武子愚不可及蓋信乎其不可及也

族孫婦江氏傳

族孫婦江氏貞女也亦孝婦也許嫁族孫豐而豐病沒時江氏年二十有三聞之立欲適王氏父母及親族婉勸之江氏慟不欲生水漿不入口者六日父母知其志不可奪乃聽適王氏守貞對柩成服哀慟欲絕父母復欲厚奩以慰其志江氏卻之曰子然殆盡之身苟延旦夕爲奉養祖姑及翁姑計厚奩何爲願以鍼黹供養珠翠釵珥皆屏去居久之祖姑以下憐其貞且喜其孝凊溫定省寒暑罔閒也又能先意承志

分勞苦佐甘旨必得祖姑及翁姑歡翁姑疾焚香默禱於神請以身代故戚里交稱其貞孝焉歲在甲午四月予以先大夫憂服闋至廣陵買舟將入覲江氏翁韶具以江氏貞孝事語予予聞而嘉之夫有貞孝之行者雖在他族尚欲表章之以維風教況同族乎若江氏之行可以勵節可以勸孝其諸一世之楷模豈維予族則效之而已哉是爲傳道光十四年八月既望撰

汪容甫先生行狀

先生名中字容甫揚州府江都縣人少孤好學貧不能購書助書賈鬻書於市因遍讀經史百家過目成誦年二十應提學使試試射雁賦第一補附學生詩古文詞日益進儀徵鹽棧陒於火焚死無算先生爲哀鹽船文杭編修世駿序之以

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由是名大顯當世通儒如鄭贊善虎文朱學士筠盧學士文弨王侍郎昶見先生所撰咸歎賞以爲奇才年二十九始顓治經術與家大人及李進士成裕劉教諭台拱共討論之其後謝侍郎墉提學江左特取先生爲拔貢生每試別爲一榜列名諸生前侍郎嘗謂人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若以學則予於容甫當北面矣其見重如此朱文正公提學浙江先生往謁答述揚州割據之迹死節之人作廣陵對三千言博綜古今天下奇文字也畢尚書沅總督湖廣招來文學之士先生往就之爲撰黃鶴樓銘歙程孝廉方正瑤田書石嘉定錢通判坫篆額時人以爲三絕先生於六經子史以及詞章金石之學罔不綜覽乃博攷三代禮經至於文字訓詁名物象數益以論譔之文爲述學內外篇識

議超卓論者謂唐以下所未有嘗著春秋述義以明左氏春秋未成而歿爲文根柢經史陶冶漢魏不襲歐曾王蘇之派而取則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性質直不飾容止疾當時所爲陰陽拘忌釋老神怪之說斥之不遺餘力而遇一行之美一文一詩之善則稱之不置事母以孝聞貧無菽水則賣文以養左右服勞不辭煩辱居喪哀戚過人其於知友故舊歿後家落存問之有加於生前蓋其性之篤厚然也年五十一卒於杭州西湖之上先生家大人之所推服也其學其行趨庭之日竊聞其梗概久矣而先生於余所說尚書訓詁極獎厲以爲可傳讀父書則又有知己之感焉雖不能文竊願揚榷而陳之以告後之君子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六月己未高郵王引之謹狀

倪教授行狀

倪教授模字迂存安徽望江人教授與余同榜進士當釋褐時相見於稠人廣衆中纔通姓名而已竟不知教授之爲人往來蹤迹落落如也去年延教授之孫人在課余孫讀書始得讀教授所撰錢譜歎服久之後又讀其年譜見其經明行修實足爲士林楷式乃歎前此未獲深交於教授之爲不幸也蓋教授性嗜古書每得祕本手寫口誦夜以繼日讎校經史諸書無慮數十種自少至老曾無倦時居京師日遊書肆不惜以重價購舊本至於質衣以償嘗應禮部試不第載古書五千餘卷以歸其好學如此教習期滿當得縣令而不就曰與其俯仰時趨孰若歸田著書之爲樂乎其恬退又如此所著書甚夥其有裨教化者則倪氏族約有裨經濟者則導

淮由天長合肥汪江辨有裨經傳者則雙聲古訓十卷古今錢略三十二卷當世稱之至其忠厚豈弟洵有古人之風歲在乙巳望江大飢教授力謀匡救且首倡捐議分散錢米同邑賴以全活者無算又擇高原瘞其同族貧不能葬者二百餘棺官鳳陽教授時生員某有爲義舉而被誣陷者教授廉得其實白之郡守獄乃得釋其有志讀書而爲貧所苦者教授招之學舍予以膏火之資士多賴以成立其厚德之及人又如此嘗書四語於座云交耐久朋無欺心語作有益事讀未見書此足以見生平之志矣禮志曰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其教授之謂與余雖不獲深交於教授而溯其遺事輒復低回傾慕之而不能已於言也道光八年三月三日高郵王引之謹狀

故鳳陽府學教授倪君墓表

君諱謨字迂存姓倪氏安徽望江人也道光五年十一月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六明年葬於老雅灘君八世祖之墓旁也

高郵湖西王氏　先塋記

昔我　先人世居蘇州自明初遷於高郵七世皆葬城東白塔河側至　高祖字泰公始奉　八世　九世祖父母棺葬於湖西而　高祖亦葬於其側自是以後由湖西而天長而六合吉壤散列引之恐其久而無傳也乃敬記之以示子孫俾得知其所而徧祭焉曰　八世祖瑞圃公墳在高郵湖西菱塘橋北曾家莊辰山戌向　九世祖文宏公墳同兆居左　高祖字泰公墳同兆居右　曾祖古堂公墳在天長石梁

鎭南瓦屋莊午山子向　祖文肅公墳在天長十八里集南孔家營酉山卯向　考石臞公墳在六合東北鄉東嶽廟鎭南癸山丁向　妣吳夫人墳在天長汴子橋東南彭家巷西乾山巽向凡宅兆五所各有守冢一人墳田一區嗚呼我子孫其盡追遠之孝春秋拜掃一如今日乎其聿修厥德不忝前人以慰我　祖考於九泉之下乎道光十三年十二月既望孫引之謹記

壽朱母范恭人五十序

余於己未出我夫子文正公之門迄今三十年矣始屬師生繼爲姻婭朱母范恭人者我夫子文正公冢孫婦也又與余妻爲女晜弟時惟孟秋乃朱母范恭人五十設帨之辰其嗣屬予爲序余本不能文又不能拒其所請聊舉數語以紀恭

人之所以壽也但恐不能盡恭人之淑德耳恭人范氏本望族也爲光祿卿范叔度先生之少女少即穎慧嫻女史明大義故我夫子文正公聞之而締姻焉及咏于歸克盡婦職先志承歡族黨中一無間言其相夫也以敬故得由科第而洊至顯達其柄家政也以慈自非懿親莫覿其面即有冠婚晏會諸大禮而裙裾未嘗曳堂閾間其課子也以嚴不少姑息自閨室即世後其數子皆森森玉立而督課之責父師兼之其長君則以我夫子文正公之裔仰邀　皇帝垂眷之恩成孝廉焉其次或遊太學或列靑衿得以上繼我夫子文正公家聲者皆恭人之教也以此致壽不亦宜乎令其令嗣諸君爲恭人稱觴上壽余得以與諸姻婭語曰保其世胄稽其行表而悉恭人之賢如古所稱令妻壽母者殆不可枚舉僅以

其事姑之孝相夫之敬待下之嚴且肅也略序其德以佐稱觴然乎不然諸姻婭曰唯唯因以示其長君其長君則再拜而受曰先生之言不諛不誣是眞足以壽吾母已

祭劉信芳冢宰文

維道光二年正月丁未朔越十有三日己未謹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於　皇淸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吾師劉信芳先生之靈曰天祐　聖淸篤生台輔泰岱降神萃於東土相門出相維國之楨百辟所仰文正文淸吾師繼之忠貞勿替謇諤性成猷爲素勵初官侍從壘主文衡東南竹箭首善儲英詞臣之榮工在翰墨吾師不然建樹是力遇事果斷持法廉平　先帝用嘉擢授正卿陟歷四部奸蠹悉泯三輔宣風民艱勿隱昭陽之歲或肆摧殘抗詞見納閭里獲

安棲棲吁咈不爲阿容雖遭貶黜　龍眷益隆保釐仍命復其舊秩夙夜孜孜寅承罔逸　今皇嗣統晉以崇階股肱左右謨明弼諧胡不延洪永贊密勿遽騎箕去朔風慄慄　天子震悼大布恩綸彰公勁節澤及後昆嗚呼吾師好是正直沒世彌榮令聞罔極嗟予小子早侍緇帷二十七載春風所吹矧自近年銓曹承乏朝夕諏咨步趨亦及仲冬之月偶患虛中力疾視事乃心在公豈意積勞竟成永訣謦欬無聞失吾圭臬哭臨奠食涕泗沾襟陳詞侑酒載寫哀忱尚饗

卷四

王文簡公文集附錄

上虞羅振玉校錄

廷對策 嘉慶己未一甲第三名

臣對臣聞懋修者建極之基也官人者致治之本也嚴辨莠良者世風之所以丕變也敦崇節儉者民用之所以常饒也夫惟聖人在上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要必自正心始是以商有遜志時敏之誥周陳克知灼見之謨詰姦正暴之防周於四閭五族慎財節用之制統乎耕九餘三正學術而端吏治除奸慝而化浮華古之所以仁風旁流誼方遠播德化光四表聲靈震六區者用是道也欽惟皇帝陛下孝思錫類令德宜民戒言祥瑞勵惟微作所之心禁獻珍奇崇以

善爲寶之訓固已形端而表正大法而小廉於變時雍而小人知革面黜浮崇樸而兆民慶厚生矣乃聖德淵沖勤求彌切猶以典學察吏禁暴止奢之要進臣等於廷而策之臣自揆愚陋何足以語此顧當對揚伊始之時念先資拜獻之義敢不敬述所聞以効芻蕘之一得乎伏讀制策有曰溯聖學之源者必推精一危微十六言古帝王不空言心也因而詢及性命之指治平之術臣謹案虞書允執厥中實千古傳心之準百王治世之經載稽論語所紀堯以是咨舜舜以是命禹遞相授受罔不率由蓋惟在上者無黨無偏而錫庶民之極斯在下者是彝是訓以近天子之光秉實心而行實政先觀我而後觀民固非空言心性所可同日語也易爲盡性至命之書而大象曰君子以或曰后以或曰先王以以者

用也其道至顯其功至切小之貫乎日用飲食之恒大之通乎天下國家之遠六十四卦未有不切人事者推而至於箕子以之文王以之皆主實事不尙空談倘好語精微是道在邇而求諸遠矣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先以爲治之端次以爲學之本繼以四大綱曰格物曰致知曰正心曰誠意曰修身曰齊家意在正本淸原故治平之事略而不及其實治平之事亦不可略循序漸進設誠致行聖功王道各有全量此邱濬所以有大學衍義補之作也宋儒程頤之言曰帝王之學異於儒生蓋儒生之學止於循習章句帝王之學務在得其要而已此至論也仰惟　聖學高深原流交徹固統千古之心法治法而一以貫之者矣　制策又曰閭閻之休戚恒視守令之賢否此誠愛育黎元之至意也夫守令之官所使

承流而宣化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強教之悌以
悅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於此而有情迫事逼激而
上陳者知其必不出此矣若撫馭稍乖控訴迭至不懲之則
不足以止刁風懲之則又恐激衆怒調劑之術最難得宜而
其要不在於治訴官之民而在於擇治民之官誠使慈惠之
長忠厚之吏勞來之安集之使皆畏其威懷其德雖有健訟
之民無所用其儒誣之說矣是故選吏之爲要也吏有廉吏
有能吏廉吏或短於才能吏或失其守用之之道在先責其
操守而後試其才能夫弓調而後求勁焉馬馴而後求良焉
枉戾之弓由基不能以命中覂駕之馬造父不能以致遠用
人之道亦由是矣雖然安民之要在選吏選吏之要又在擇
大吏大吏得人則舉劾公舉劾公則吏皆知奉法廉潔者不

至中道而改操貪汙者亦可同心而嚮善所謂振裘必提其領張網必舉其綱者此物此志也　國家澄敘官方至公至正由督撫以至州縣無不舉能其官夫豈若漢之六條唐之四善徒相求於法制之末而已哉　制策又以天下之大梟驁并育雖三代不能無奸民而欲得稽察之術夫稽察之術必俟廉能之吏而後可行不得其人雖有善術不能用也何者巽懦無能之官知有邪教而不敢詰貪婪無厭之吏借止邪教以浚其膏夫知有邪教而不敢詰猶可言也借止邪教以浚其膏則激而生變矣彼爲長吏者名爲詰暴實則受財民之無衣食者雖眞爲邪教不妨赦而出之民之有資產者雖不爲邪教亦必誣而陷之官之囊橐日以飽民之杼柚日以空而又佐以胥吏之叫囂加以地保之恐嚇益以鄉里無

賴之挾制此民之所以激而生變也故曰稽察之術非責之廉能之吏不可若夫偵其往來察其集聚則保甲之法足用也兵不使與賊通賊不使充兵役則隊伍之飭必嚴也雖然此特治其末流耳如求其本而治之則必裕衣食之原崇鄉黨之化而後可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豈不信哉

制策又曰風會所趨人情爭向太平日久踵事增華則奢麗生焉而詢及撙節愛養之道臣謹案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蓋當物力豐盈之會易長人情奢泰之萌不有以節制之則耗屈堪虞不有以辨別之則冒濫無等大學之言生財也曰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孟子之言爲治也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是以古之聖人明貴賤辨等威使上下有章而不可紊隆殺有漸而莫敢干非獨以定

民志亦以厚民生也夫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一人織之十人聚而衣之則所生者不支所用之費所入者不敵所出之多賈誼陳政事疏所謂富人嘉會錦繡被牆賓僮之家偏諸緣履誠有以見其漸之不可不防而制之不可不定也是惟冠婚喪祭酌其經衣服飲食辨其制則不期儉而自儉之道也豈待一一爲之禁止反致瑣屑煩擾乎抑又聞之春秋深探其本而返自貴者始則士大夫者又斯民奢儉之所自來近者則而效之遠者望而慕之不可不端其始也仰惟聖天子躬行節儉風示中外宜乎薄海之內恥纖靡而弗服賤奇麗而弗珍哉若此者端主術則治協雍熙正官箴則民享樂利閭里無奸慝之擾倉庾徵蓄積之饒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伏願 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懋學而交修益切

誠民而大化彌昭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慶在此矣臣 艸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 謹對

君子所其無逸論

古今論政之言多矣而其簡而有要切而可循者莫如周孔之書孔子之論政也其他概不之及而首揭其指曰居之無倦周公之論政也其他概從其略而唯舉其要曰所其無逸此誠千聖百王之大法而亟當講明切究者也蓋逸者怠爲之也無逸者敬爲之也怠勝敬則所其逸矣敬勝怠則所其無逸矣無逸則無欲皐陶謨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此之謂也無逸則無荒大禹謨曰罔遊于逸又曰無怠無荒此之謂也雖然但知爲政之當無逸而不能處於是而不遷則豈君子之自彊不息乎惟君子守克勤之道而出之以有定

有止其所之義焉致久道之成而守之以能安有居其所之象焉居敬行簡而又將之以密勿有王敬作所之道焉由是不惟逸豫者成吾所也不敢荒寧者復其所也業廣唯勤者以務烈所也蓋聖主莊敬日強而得主有常者如此且夫君子之爲是也有本有原一曰法天二曰法祖今夫天運行而不息也化育而不窮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曾不聞有一息之停片時之止者夫固健者機也君子法天之健以爲己之勤是以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大朵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朵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敘民事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豈非唯天爲健唯君則之也哉若夫祖宗締造之艱固嘗櫛風而沐雨矣旰食而宵衣矣朝乾而夕惕矣

君子膺下武之隆追前文之盛其曷敢自暇自逸焉是故凜承祖訓敬紹德言屢省乃成愼修思永或親覽章奏或接納臣工或遍察邇言或勤修惠政勞謙而迓仁壽之祥毫期而無倦勤之志宜乎家法永繩而天心眷佑也至於百爾臣工對揚顯命其何以佐佑厥辟庶績咸熙也哉則亦曰無逸是矢而已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蓋人臣勤則政事治政事治則百姓安太平之業悉由於此所係非淺鮮矣況躬逢堯舜之主日承訓誨之殷其可不仰體無逸之心而思日贊贊也哉

謝太傅出處事業論

兩漢以降出處事業卓然可稱者蜀有諸葛亮晉有謝安安之未出也一辟於司徒府再辟於揚州刺史三辟於吏部尙

書安亦辭而不就一似亮之不求聞達者其既出也強如桓溫則寢其跋扈之謀雄如符堅則挫其窺伺之桀一似亮之鞠躬盡瘁且賢於亮之出師未捷者然吾謂安之出處遜於亮而功之倖成亦不及亮之定計於早也方謝萬之未廢也出則漁弋入則吟咏及萬廢而遂懷仕進之志然則安之出處惟以萬之去留爲斷豈所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乎又豈所謂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乎方之躬耕南陽艸廬三顧殆不可同日語矣若其事業之成史臣以爲從容而杜姦謀宴衎而清羣寇扶危定傾其功固不可掩然揆厥所由大抵出於天倖而非果有自全之策必勝之謀也桓溫之陳兵衛而呼安也幸而重安之爲人服安之雅量聞其笑語而意爲之移應其詼諧而慮爲之革耳假令溫專除異己不務虛名

奮羽翼之縱橫肆爪牙之搏噬則以安遇之譬如委肉當餓虎之蹊必無幸免者矣其何以轉危為安而措晉室於磐石之固哉及夫符堅率衆百萬次於淮肥不得已而遣兒子率師禦之亦殆哉岌岌矣幸而天心佑晉正朔有歸朱序一呼而秦師自亂符融馬斃而督戰無人至於風聲鶴唳魂魄皆驚以屢勝之威敗於一旦所謂天之亡秦非戰之罪也豈果安之計出萬全以少勝衆哉上比亮之決計於隆中圖敵於六出玩仲達於股掌擒張郃於一戰者其得天幸過之人謀殆不及焉吾故曰安之出處遜於亮而功之幸成亦不及亮之定計於早也不然則高崧戲之何以安有愧色幼度問計何以寂無一言而憶桓溫在時何以又有常懼不全之語豈非出處無定見而杜姦克敵亦未嘗有勝算哉是故安之出

處事業衡以諸葛亮而優劣可知云

擬潘岳藉田賦

嘉慶癸亥　大考一等第三名

維攝提指寅之月日躔娵訾之軌皇帝冕而朱紘親載耒耜耕於國之震地郊之舊址所以昭純孝而迎介祉也先時九日太史順時覛土以周於縣鄙見夫陽氣俱烝土膏盡起發乃告於后稷而謁之天子曰距今至於立春之始農祥曜其光暉天廟循其經紀我其禋薦明神親耕帝時願諏吉而舉行唯大典之可擬天子乃命開繡甸建靈壇儲黛轂乎中野鑒青輅乎上蘭疏轂行而迤邐流蘇繞而曲蟠戎士揚徽而翕赩武夫戴鶡以盤桓蓋葶麗而翠鳳鈴振蕩而鳴鸞羽騎騰驤於郊外春旗搖曳於雲端齋宮靜而有恤慶恪先乎百官饗以縮茅之醴饋以淅米之潘被以龍袞之服冠以通天

之冠驂乘則環夫蒲轂先驅則導以躬瓛是時也瞽告有協風至蓋君臣相說而上下交歡焉遂乃倚翠帽撫金較御鏞馥以焚香鉦鼓聲夫仙樂望沃壤之迴環聽流泉之濺潏遐阡亘夫溝塗嘉種除夫稽穛天子乃駐五輅停六駿爵列夫侯伯子男聲動夫東西南朔望日維昭瞻雲有倬譬若衆水之歸滄溟羣山之繞岱岳也於是履春疇臨帝藉原隰畇畇其耕澤澤撫御耒以三推倡胼胝於主伯公卿接踵而勤劬士庶終耦而絡繹遵五九於舊章兆千千之畤積開四壝以來饗陟三階而昭格徧黃壤與白墳攬洪穊而弗釋貴賤以班一成不易迄用康年庶民悅懌有饁夫農正進而稱曰國以農爲重民以食爲天慶莫隆於多稼瑞莫大於有年矧惟千畝之地鉤盾之田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畬庶於是乎

全財用繁殖之原於是乎在敦龐純固之氣於是乎延古先
哲王肅然恪恭震動蠖濩蝟蜎惟夫所以祇事郊廟貢盞垓
埏嘉薦普淖豐潔豆籩者唯是爲加虔焉今　聖上假於
祖考享祀吉蠲稼穡維實三務不愆率時農夫於藉之畯呟
呟乎穆穆乎我　后之恭敬　神祇貴農重穀而身爲天下
先也遂作頌曰倬彼甫田嘉禾攸樹大君蒞止唯農是務潔
粢豐盛永言思慕　上帝居歆侯脊侯顧我穀斯登我苗咸
布我庾既盈我倉維裕於斯萬年充我貢賦

帝京賦 以春色滿皇州爲韻

有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　聖清之受　命也握乾
符闡坤珍承　純佑煥威神仰應乎　天俯順乎人卜瀋陽
而運啓都遼水而邦新迄乎　定鼎作邑運斗居辰燕山攸

宅蓟土是因體肅於秋施溫於春主人聞其規模之廣大制度之平均乎主人曰唯唯於穆　帝京四方之則背山面河控南枕北襟帶八紘星羅九域其前則九門碣石環列而聳特也其後則軍都興桓交拱而崱屴也其右則雁門代郡內向而懷德也其左則岱宗巨海馳騖而來極也聲動乎狼朚威加乎卭僰澤洽乎黃支誠通乎烏弋莫不陸讋水慄奔走率職斂衽稱藩金聲玉色藎所以宅中圖大隆　上都而觀萬國爾乃爰始爰謀是度是斷建金城而雲屯流通池而澤滿門載闢而巍巍路經環而坦坦閭閻羣聚則紅塵相連闤闠周通則珍物無算風淳乎州鄉俗敦乎縣鄙家富庶而雍熙人歡欣而燕衎於是抗　玉殿與　紫宮啓　珍臺與華館登承露而宵涼入宜春而晨燠　西清敞而典策盈東

璧開而圖書纂禮園游端委之儒樂府納昭華之琯眇古昔
而論都實生民之所罕　天子乃撫　京邑播　耿光日若
稽古敦睦辯章致高煙乎　郊時追　孝養於　烝嘗夕
月則禮崇少采　朝日則典重調陽　御經筵則載宣　彝
訓舊泰武則　躬飭戎行金罍薦旨玉瓚流芳　文同區宇
烈震遐荒羣寮仰而歡抃都人慕而樂康蓋皎皎焉穆穆
焉拜手而頌　聖皇矣客於是耳回目駭肓止神留卉然而
稱曰大哉　祖德茂矣　皇猷擅奧區於陸海扼形勝乎九
州廓聲靈於罔極表控制於上游地靈天錫勳肇人謀　皇
都有赫萬邦咸庥　義方遐鶩　仁澤旁流馭八荒而定宅
綿萬禩而　作求安邑小而莫比蒲坂隘而難侔又何有於
龍興虎視蹀秦而跨周也哉

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以題爲韻

維　聖德之茂昭布鴻勳而底定播于惠而民誠矢寅清而神聽我孔熯矣仰式禮而無違　帝曰欽哉須單心而莫罄執溫恭之有恪樸素彌崇秉至敬以無文　昊蒼不忒應原夫聖人在位有命自　天崇以元首示以仔肩式以九域甸以八埏畀以三無之量慶以大有之年降之百祥察蠲烝而來享祐于一德體欽若而明虔蓋上天之錫命也本不在乎文爲之備而在乎實德之全於是　天子默體棐忱顯承顧諟穆穆而惕監茲乾乾而思敬止凜其實之不副无妄抒誠戒夫文之徒彰有孚受祉協畏天於哲后詩詠右之稽享帝於聖人易占亨以是以　實心之應乎　天也惟時惟幾一日二日嚴天位而孔虔承天庥而無逸守天秩而匪怠奉天

時而罔失小心昭事既去僞而著誠大德丕承亦黜浮而崇實而　實政之應乎　天也不競不絿無侮無拂頌燕及而裕昆播鴻鈞而育物天工能代贊元化於機衡天載可熙宣大猷於綸綍美則天之惟聖自巍乎而煥乎仰配天之在人更賞不而刑不若夫　法　祖以應　天也下武覲　光中孚濟美紹承而永孝思昭假而垂謨勅答天心之保佑不愆不忘衍天祚之靈長之綱之紀繼　文謨於　前聖本既立而用行敦實踐於　皇躬素爲貴而禮以其　愛民以應天也珍黃秉德保亦宣勤遍海隅而不冒受圖籙而升閶惟天惠民日月臨而普照惟聖時憲雨露布而交欣播實惠於九垓銘恩孔厚樹實功於四海仰澤維殷固將慶歲取之十千儉以爲寶豈徒侈禮儀之三百質有其文至於爾栗之牲

象琭之輅犧罍之尊疏冪之布黃鑾秬鬯之儀執璧奉璋之度雖品節之攸分非明禋之先務於其質也欽　睿念之作孚郁乎文哉略典章之全具是宜俯聽謳歌仰承眷顧福履來同嘉祥競赴集星輝雲爛之詞獻日升月恒之賦

龍見而雩賦 以為民祈祀大嘗帝用盛樂為韻

維　聖德之感神用康年而錫瑞禾同穎而舒苗麥雙岐而垂穗敬祈膏雨三農之仰望咸酬遠測靈星百穀之滋生是為躔明東陸飭馮相而占時禮洽　南郊　命太常而襄事蓋彼蒼龍之昏見也角亢並出箕尾同陳天根炯其耀遠房駟煥以輝新推步而知式崇對越吁嗟以祭用薦明禋兆顓粟於三秋尚需爾士驗滂沱於十日廣被斯民　天子乃駕赤輅建朱旂屬車輪轉華轙軨飛武夫環而被鷸戎士介以

揚徽幨彼靑壇參五雲而倬立奉茲蒼璧先四海而虔祈始則躔象攸縣禮儀是揆誠展　齋宮潔崇　郊時宗伯詔其祼將鬱人供其齍旨陶匏器質借玉鬯而來升繭栗牲純繄福衡而儆侯惟先事而明誠佐　聖皇之毖祀及乎　大饗式臨百僚咸會千乘騰驤萬騎沛艾靑雲爲旛紫蜺爲蓋樵蒸昆而配藜香煙繚而馣馤報神功於三禮肆祀孔明舉祭典於六郊惟天爲大乃興皇舞乃召司巫精誠上感嘉澤旁敷陋仲夏之方行記稱用樂鄗三月之驟舉史紀大雩祀異賓尸匪天田之可並禮殊嘗祭豈龍䄏之相符用是　聖志潛孚　神功默契天降甘霖人逢樂歲祝良苗之被潤錫厥庶民將昭祀以明虔格于　上帝房名天廟恍登天廟而居歆心號明堂若配明堂而祫禘遷次無譌禮文特用合兩大

而昭通徧百神而兼綜祠行孟夏嘗新之祀應殊郊擇元辰啓蟄之時並重寢廟之祈麥實精意還同天宗之卜來年至誠可共蓋惟 馭世以仁格 天以敬誦多稼而保豐年荷 神庥而降 景命珠聯璧合則率土咸瞻雲爛星輝而 一人有慶此所以察列宿之爲章邁前典而尤盛也又況地寶常盈 天膏正渥惟霑潤之無偏遂滋榮而罔覺油雲漠漠喜布濩于原田甘雨祁祁驗降生于川嶽 抱蜀而 郊壇可薦用治隆儀洗兵而氛祲全消佇聽愷樂

王言如綍賦 以勸辭須防一念差爲韻

王居四大之中言爲萬端之總道自寓乎勸懲法卽該乎戒董故銘陳丹陛書獻於周而論著緇衣禮傳自孔儼如綍之直大哉言本於一哉心毋治綍而棼擬而言尤必議而動原

夫王之有言也至教宏敷遠猷彪炳播告徧於萬方號令達乎四境德音秩秩存之又存聖謨洋洋省之又省雷同凜勵說之紛紜日出戒戹言之馳騁惟仁人溥其利言以息而愈深惟吉人寡其辭言以定而后靜至若絲也者細先於鉅精別乎粗素絲入周詩之咏漆絲驗禹貢之輸抽自繭繅五紋乍染織或鴛錦萬緵同鈕髮昭經緯之宜文成有象視彼樞機之發用必相須因而知惟王建國嘉言孔彰論崇體要義取精詳有脊有倫箎因端而竟委不偏不倚宛挈領而提綱事必窮乎纖悉理必析乎微茫用張國維要諸久而不朽克開民麗何須大爲之防良以君作臣綱語關治術非大而徒夸非華而不實自仲杼柚之懷詎待彌縫其失其言耐乎紬繹如絲之舍短而用長其言握乎紀綱如絲之因疎而見密

言者身之文也出而有章言者民所歸焉協于克一蓋惟性
主淵涵學徵富贍聽其言則咸被無窮誦其言亦尋求不厭
故如綸播美垂裳之治埒追郇如綍摛華挾纊之恩可驗第
見有條不紊仁政著爲仁聲豈知美在其中克念迴殊罔念
我 皇上化成久道 澤被無涯 溫詔慰雲霓之望 宸
章煥日月之華猶復禮羅廣布賢網優加吐詞爲經律度方
期乎共守龢聲鳴 盛豪翟攸信其無差

春雨如膏 得稀字

濃雲行靄靄細雨布霏霏最愛流膏滿無嫌散縷稀溟濛方
濕塊滑膩欲沾衣甘醴垂偏厚凝脂沃正肥碧波添瀲灩綠
岸長芳菲潤灑桃枝遍輕濡柳葉微知時原不爽計日定無
違似沐 恩波渥羣歌湛露晞

爽氣澄蘭沼 得心字

偶從蘭沼過涼意愜芳襟恰愛澄波靜都緣爽氣臨西山同豁目南浦最清心水與天俱淨煙隨浪共沈一痕餘靄淡十步暗香侵素練橫來潔纖鱗躍處深倚欄舒遠眺傍岸動微吟 太液秋光滿清芬到桂林

正位凝命 得凝字

易象傳精語應知性有恒位先嚴守正命可法端凝居體黃裳吉安貞繫履徵光亨剛德當宥密始基增內外同其志咸儀定厥稱功如侯設鵠道若木從繩大寶登咸仰天休至可憑執中 皇極建保合仰 欽承

一日看徧長安花 得花字

蕊榜初登第春遊興自賒一枝高折桂十里徧看花碧蕚朝

含露紅英脱映霞拂衣香馥郁到眼色交加乍繞槐街遠還
穿杏苑斜鳴珂眞不厭縱目最堪誇金帖光先耀紅綾彩正
華　上林多麗景珥筆頌　天家

蒲盧縈繳

巧技誰稱首蒲盧善獲禽調絃驚脫手縈繳妙因心纏比綸
垂繭飛殊鏃鑄金弩形同楛貫弓體類絲沈鴈豈銜蘆避猨
如擁樹吟修磴淩碧漢弱羽墜青林　解網崇三赦彎弧快
七擒會除妖鳥盡食葚喜懷音

農乃登麥 得農字

孟夏時方屆康年瑞已逢穀先登二麥慶自洽三農槐露朝
觀稼梅風午聽春秀分歧左右收遍畝橫縱共取中田積來
充　御廩供金莖連一一玉粒聚重重饋食借魚薦　嘗新

以彘從　聖心勤稼政秉穗頌如墉

附錄